

## 第一章

牧向海又作了那個夢。

夢裡，飄著淡淡繚繞的煙霧，那個黑衣男子，依舊坐在看似鐵牢的石階上。他看不清他的臉，只能看到他寬大的黑袍上繡的花紋，那像是某種咒文的圖騰。他可以看到他漆黑的長髮披散在肩後，那般纏綿繞繞，加上月色潤上的光澤，直覺的可以感受那髮絲捲繞在指間柔滑的觸感。

他看到他修長的手指慢慢攀上冰冷的鐵欄杆，幾分蒼白，幾分憔悴。

淒冷的月光照在男子的側臉，使那薄薄的嘴唇顯得格外性感，挺俊的鼻也勾勒出魅人的輪廓。

他輕輕的嘆息，那如夢如幻的聲音，輕輕喊著一個名字，「海……」

他渾身一震，放聲大喊，「你是誰？你到底是誰……」

從夢中掙扎著醒過來，背上滲著些許冷汗，他眨了眨眼，確定這裡是自己熟悉的房間，橘黃色的淡淡燈光還亮著。

旁邊有著溫暖的軀體，本來靠在他懷裡的年輕男子，因他的動作而發出不滿的呢喃，又尋著他堅實的胸膛往他懷裡靠。

牧向海完全清醒過來，推開了懷裡的身體，靠著床頭坐起來，拿過床頭的煙點燃。

他吐出淡淡的煙霧，視線定定望著一處，似在平復這重複夢境衝擊下的詫異。

總是這樣，並不是第一次夢見那個服裝怪異的神祕男人。

看不清他的臉，可是那低沉的聲音，還有模糊的側臉，似乎都無限熟悉，並深深觸動著他的心。

「向海……」年輕男子撒嬌的喚，又蹭過來抱住他，在他臉頰上親吻了一下，繼而尋著他的嘴唇，想吮吸一番，似乎有點貪戀男人性感的味道。

「你該回去了。」牧向海卻將他推開，那淡淡的聲音，一點都不復方才纏綿時的熱浪激情。

年輕男子痴痴地看著他半晌，「下次還能再見你嗎？」

他們今天才在酒吧相識，不過是尋求一夜刺激，他卻對這個男人十分滿意，渴望著再一次擁抱。

牧向海微微一笑，掐熄了煙頭，「若是再遇到你的話。」

他摸了摸對方的臉頰，眼神雖然溫柔，卻沒有留戀的意思。

「我把手機號碼給你，想我的話就打給我。」年輕男子不禁有些失望，但仍主動寫下自己的電話號碼，在離開前交給了牧向海。

牧向海微笑著目送他離開，卻在他離去後將那寫著電話號碼的紙扔進垃圾桶。

換了床單之後去浴室沖澡，等他梳洗完已經快凌晨，牧向海沒什麼睡意，便倒了一杯紅酒，愜意地靠坐在沙發上，看著窗外迷離的燈光，等著晨曦降臨。

擱在桌上的手機卻在這時響起，他有些驚訝，這個時候誰會打電話給他？

拿起手機，卻發覺是個熟悉的名字。

喬飛，他最好的朋友。牧向海按下了接聽鍵。

「向海！」喬飛喚他的聲音竟激動得有幾分顫抖。

牧向海不由得彎了嘴角，「兄弟，你知道現在幾點嗎？就算我喜歡夜生活現在也睡了，難道你去的地方和這裡日夜顛倒？」

喬飛是一名考古學家，現下正在內陸進行一片西域遺跡的考古。

「喂！你聽著，我正在滄瀾遺址的中心，你馬上給我飛過來！你猜我們發現了什麼？」喬飛的聲音興奮又大，顯然情緒十分高漲。

「有什麼好事？叫得這麼興奮，在樓蘭發現了什麼？」當聽到「滄瀾」兩個字的時候，牧向海的心竟莫名震了震，他的聲音不再平靜，而是微微的顫抖。

「三號墓穴裡居然有一具白玉棺！從雕鏤的古樓蘭文和圖騰顯示，這極有可能是你最感興趣的祭司封棺！」

牧向海呼吸一窒，抓緊了手機，「我……」

「不和你多說了，總之你快點過來、要拍照也搶在第一時間嘛！具體位置我等等傳真給你，還有好多驚奇的東西啊，你一定會感興趣的，等你過來我們再細說。」喬飛極迅速的掛斷了電話，聽他那興奮的聲音，一定是急著去翻閱資料做進一步的判斷。

而牧向海的心緒卻被他這通突如其來的電話擾亂了。

他怔怔的坐了片刻，直到外面傳真機的聲音響起，他才有些失魂的走出了房間。

牧向海是一位知名攝影師，拍攝的範圍很廣泛。

商業的，人文的，都不限制，他的作品被業界人士讚為理性和感性的最好結合，說他的照片是有生命的。

牧向海從不在意這些讚美，他只是單純的喜歡攝影而已，喜歡背著行李，四處遊歷。

頂著良好家世的光環，他剛踏入業界的時候，沒幾個人真正認可他的實力，人們談論的總是他出生的那個財團世家。

但很快的，他用作品證明了自己的實力，沒人再念著他那個富家公子頭銜，而是純粹衝著他的照片來了。

他現在只和幾家知名的雜誌合作，拍攝他很感興趣的人文風景。

偶爾有空，他也會幫忙朋友拍攝一些服裝目錄和時尚封面，當然，那只是做為一種調劑。

牧向海最大的興趣在於人文古蹟，因為讀大學時，他輔修的科系就是考古學。

喬飛的電話完全打亂了他今夜的平靜，等待日出的悠閒已經不復存在。

好友的話讓他想到今夜又來糾纏自己的那場夢。

一場夢，只是一場夢。

但是如果從十八歲開始，就一直在作同一個夢，會是什麼感覺？

十八歲那年生日的晚上，牧向海第一次作了這個夢。

那時的夢境還沒現在這麼清楚，他只是隱約看到了那個黑袍男子，頗長的身形站在煙霧中。

隔天他和喬飛說起這件事的時候，只當成笑話講。

居然會夢到這麼莫名其妙的內容，而牧向海憑著印象畫出夢中男人的穿著，根本

不是現代的模樣。

牧向海也想自己是不是那些無聊小說看多了，那時候的他正瘋狂的著迷各類奇幻靈異小說呢。

後來隔了很久，久得他都不記得自己作過那個夢的時候，他又作夢了。

還是一樣的夢境，一樣的黑袍，同一個男子。

這次他迷惑了許久，覺得有些奇怪，因為這一次，他覺得夢境十分熟悉，彷彿自己已經觀看過無數遍。

這個夢沒有規律，總在他就快忘記時，又無端的出現。

反反覆覆，讓牧向海記住了夢中男子的身形，記住了他的動作，還有他偶爾的嘆息。

那嘆息一聲一聲，似乎滲入他心上，再夢到那男人的時候，他變得懼怕，因為他會開始為他擔心，為他難過。

他彷彿能感覺到男子的寂寞和悲傷，那是一種無法訴說的痛苦，他為什麼要一直坐在那裡面對著那冰冷的窗櫺呢？

年復一年的夢見這個神祕男人，喬飛也曾開玩笑地說會不會是這個奇怪的夢影響了他的性向，讓他變得喜歡男人。

牧向海不置可否，對自己的性向他清楚得很早，也許因為他喜歡男人，才有這樣奇妙的夢境出現，可能那夢中男人是影射他的理想類型。

他研讀心理學時，也曾這樣思考過。

然而那夢境還是不斷出現，他不再把這解讀為偶然。

這也是他後來輔修考古學的一個原因，一個聽了沒有人會相信的原因。

因為，在一本講述樓蘭遺跡的書上，牧向海看到那熟悉的圖騰。

那泛黃的紙頁上，印著的圖騰，與夢裡那男子袍上的圖騰一樣。

他還記得，那個下午，在圖書館黃昏的光線裡，自己捧著那本殘舊的書，簌簌流下眼淚，那樣莫名和不知所措。

然後，他知道了，這是西域傳說裡滄瀾人的圖騰。

下了飛機、出了關，遠遠的就看到來接機的喬飛。

「嗨，向海，這邊！」喬飛朝他揮著手，很興奮的樣子。

牧向海拖著行李箱，朝他走了過去。

兩人在機場的咖啡店坐了下來，並不急著去喬飛他們的考古現場。

做為牧向海多年的死黨，喬飛當然知道他這次來的最主要目的，並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攝影，而是自己私心的疑惑。

「你這傢伙來得很快嘛！」喬飛喝了口咖啡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友一番。

牧向海性格的下巴微揚，臉上泛起迷人的笑容，「當然要快啊。」

喬飛不禁感嘆，雖然與牧向海相識多年，他還是忍不住羨慕這傢伙的天然魅力，而這傢伙還是個用情不專的可惡花心大蘿蔔。

「怎麼，怕我們先打開棺木？向海，你很想親眼見證那個時刻吧？」喬飛笑了起

來，伸手捏了捏好友的臉頰。哼，真想捏壞這張花心的臉。

「喬飛，老實說，我有點害怕。」

「害怕？」喬飛縮回了手。

「不知道為什麼，越接近這裡我就越不安，剛才飛機上我又作那個夢了。」牧向海望著好友，一向淡定的眸子裡第一次有了無助。

喬飛看著他，拍了拍他的手，

「不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，你太緊張了。其實棺木即使打開，也沒什麼啊，無非是一具死人骨頭嘛！我們那些專家都已經準備好要研究了！唉，不過要做好準備才能開棺，你也知道，如果不在隔離完善的環境裡，很有可能造成古物的毀損，怎麼說人家也埋在地下千年了。」

看到牧向海有些不好的臉色，喬飛不禁擔心，「向海，你怎麼了？是不是剛下飛機還不適應？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「別說死人骨頭什麼的，我這裡好難受。」牧向海的手按向心口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，聽到喬飛那樣說的時候——棺木中的枯骨——讓他感覺似有利器在戳自己的心臟。

「哎，對不起……可是不對啊，你以前又不是沒見過古屍，那時候你都不會這樣啊！」喬飛疑惑的看了看他。

牧向海慘白的臉上勉強扯出一抹笑容，「可能很久沒做這樣的 Case 了吧！」

「向海，你說你又作那個夢了？」喬飛的神色裡有幾分擔憂。

牧向海點了點頭。

喬飛輕輕一嘆，「這真是件奇怪的事，要不是身為你的好朋友，我還真不敢相信呢。對了，這次從美國請來的邁肯教授，對滄瀾文化很有研究。我那天把你以前畫的那幅衣飾圖給他看，他很確定的說那是大祭司袍。我替你約了他，我想，和他談談也許會對你有幫助。」

邁肯教授是位六十多歲的白髮老頭，風趣幽默。

他是華人，一直潛心研究古西域歷史，因為妻子是美國人，才到異國去做了客座教授，但對滄瀾文化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。

喬飛和牧向海約了他一起晚餐，晚餐很愉快，因為老教授很健談，不像一些學者那般嚴謹古板。

晚飯後，他們隨邁肯教授來到他的書房，老教授翻出他收集的一些資料，給這兩個同樣對滄瀾文化很感興趣的年輕人看。

當時滄瀾地域以滄瀾教為尊，滄瀾教是西域統治一方的大教，追溯年代的話，應該是在公元五五〇年到七八〇年的時候。

滄瀾人習俗和中原人迥異，有點接近於樓蘭人。他們拜天慕地，以神靈為尊。歷代滄瀾王都是經過大祭司嚴格挑選，一種說法是神靈指派來統治滄瀾的人物，他們具有神的力量。

而歷任的滄瀾大祭司，則是具有強大術法與靈力的陰陽師。由他們協助滄瀾王一

起治理滄瀾，庇佑滄瀾子民。

「我不大相信啊，祭司真的具有靈力嗎？那樣就不是人了，平凡的人怎麼可能有靈力？」喬飛首先叫了起來。

邁肯教授微微一笑，「這可就無法考證事實了，畢竟很多都是流傳下來的傳說。

馬雅傳說中的祭司不是也有靈力嗎？總之，在傳聞裡，祭司似乎都不同於常人。」

「邁肯教授，你這裡所繪製的祭司袍都是白色的嗎？」牧向海仔細看著那一張張的圖片，有點疑惑。這些衣袍的樣式與他夢中所見差別不大，但不同的是顏色。

「有沒有可能是黑色的？」

邁肯教授看了他一眼，慢慢點頭，「是這樣，首席大祭司的衣飾的確是白色的，因為在滄瀾人的信仰裡，白色象徵純潔神聖，是最接近天神的顏色。黑色的祭司袍，那是穿在接受罰身的大祭司身上的。」

「罰身？」牧向海微微一怔，看向教授。

「就是受到懲罰。如果大祭司違背了天神，犯了戒條，那麼就要接受懲罰。只有成為罪人、受罰的大祭司，才會穿著黑色的祭司袍。」邁肯教授說。

「向海……」喬飛轉頭看牧向海，他還記得牧向海對他說過，在他夢裡的人穿著黑色的衣袍。

「不可能有別人穿這樣的服飾了嗎？」牧向海臉色蒼白，眼神裡有一絲莫名的痛楚，夢中男子那一身黑袍的寂寥身影似乎又浮現在他眼前。

「不可能，這是大祭司袍，整個滄瀾，只有一人可以穿這樣的衣飾，就是滄瀾古國的首席大祭司。你看到衣袍上的圖騰了嗎？這是最高地位的象徵，別的祭司衣袍上不可能繪有這樣的咒文。」

邁肯教授很肯定的繼續說：「我曾經挖掘過的遺址裡，有過一般的祭司袍，那上面的花紋和樣式與大祭司袍明顯不同。」

邁肯教授見兩個年輕人都不語，微微一笑，又說：「滄瀾古國歷史上，總共只有過六位大祭司，可以數得很清楚。」

牧向海和喬飛都抬頭望他，老教授笑了笑，「我的研究只做到他們的名號，更細的東西在流傳下來的古樓蘭經文裡再也找不到了。」

「哪六個？教授你不要賣關子嘛，只有名號也好，快說啊！」喬飛急切的看著老教授，明顯被勾起了興趣。

「滄瀾歷任大祭司，在樓蘭文記載的經書裡提到過的六位分別是，淡雨，微曇，默空，無昀，落息，風行。」

喬飛皺皺鼻子，「光聽名字就古古怪怪的。」

「年輕人，大祭司在滄瀾人心目中無異於神人，你這話要是在那時候說，也許就被殺頭了。」邁肯教授摸摸下巴，跟他開起玩笑。

「都什麼怪名字啊！向海，你說是不是？」喬飛笑著去拍好友的肩膀，牧向海淡淡一笑，拿他沒辦法。

「他們之中哪個是被罰身的？」牧向海還記著那個關於黑衣的解釋。

老教授搖搖頭，「這就不清楚了，有關滄瀾的事，文字記錄下來的很少，只有在

古樓蘭的經文裡找到很少的一部分。」

喬飛問：「那我們前天發現的那具白玉棺，你判斷是祭司的棺木？」

提到這個，邁肯教授的表情變得嚴肅，「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這極有可能是埋葬大祭司的棺木。墓穴中的格局，附近所布置的陪葬品，還有棺木的樣式，在滄瀾文化裡，只有身分地位異常高貴的人，才有資格以白玉為棺。那具白玉棺上的咒文，歲月久遠，已經模糊得辨識不清，具體的就要等到打開棺木才能判斷了！」由於時間的關係，他們又談了一會便離開了。牧向海跟著喬飛來到下榻的飯店，進了房間，簡單的整理一下行李，梳洗後就上床睡了。

黑暗裡，牧向海又翻了個身，手枕著胳膊，睡不著。

接著聽到隔壁床鋪喬飛的聲音，「向海，你還沒睡著嗎？」

「我睡不著。」他輕輕一嘆。

喬飛乾脆抬頭擰亮了燈，也從床上翻身坐起。

「又在想你的夢嗎？」

「喬飛，為什麼我老是會夢到他呢？他是不是真的存在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喬飛嘆了口氣，繼而又哈哈一笑，「向海，說真的，就科學角度來說，你這種絕對是無端臆想，要被你爸知道的話，他大概會急著送你去看精神科醫生！」

「你呢？你也覺得是我精神出問題了嗎？」牧向海瞪了他一眼。

「唉，我還真說不清，畢竟那祭司袍是你畫出來的，居然和邁肯教授那兒的研究史料一模一樣，光這點叫我怎麼笑你呢？」喬飛又躺了回去。

「明天吧，等明天研究組的人開了棺木，也許你就能找到答案了。」喬飛忽然這麼說。

墓室裡很昏暗，所有開棺要用的設備都已經置放好。

該隔離的隔離，化學氣體設備也調好，以維持墓室的環境，全副武裝的工作人員正準備打開棺木。

這是歷史性的一刻，這具棺木的打開，對研究滄瀾文化和古西域歷史，都有極大的進展。

牧向海穿著特製的防毒衣物站在一旁。從他踏進這墓室開始，他就一直沉默著。這裡的任何擺設，對他而言都是陌生的，但那些夾雜著黃土，塵封了千年的古物擺放在那裡，彷彿又有難言的熟悉，以一種特殊的存在感，提醒著他心靈深處某種的記憶。

尤其，他視線觸到那具白玉棺木時，整個人都像被石化了，站在那裡，再不能動上一下。

棺木很漂亮，雖然這樣說一具安放死者的棺木有些不恰當，但它的確是漂亮。那白色的玉石，度過了千年，依舊散發著瑩瑩的光芒，聖潔裡帶了靜謐，與他以往所見到的那些繁冗貴重的樣式不一樣。

開棺之前，邁肯教授又再一次仔細辨認了棺木上那些雕刻的咒文。

他喃喃自語，彷彿在唸著某種安撫亡靈的咒語，戴著手套的手，在白玉棺上輕輕撫了又撫。

工作人員在教授的指點下，上來兩人，慢慢的、慢慢的揭開棺木，都是極其小心極其輕微的動作。

墓室內的每個人都屏息以待，不知道在棺木中看到的究竟會是什麼？

一具屍骨？一個空棺？還是滿箱的金銀飾物？

誰也不知道。
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棺蓋抬高到能看見棺中物的高度。

「啊！」抬著棺蓋的其中一人首先發出了驚呼，手一滑，棺蓋脫手落地，發出沉重的聲響。

然後，整個墓室的人都驚呆了！

在他們面前，揭開棺蓋的白玉棺裡躺著一個人，一個人！

不是恐怖的枯骨，不是已經腐爛的布帛，而是一個人，一個乾乾淨淨，猶如沉睡著的人！

他躺在那裡，容顏如玉，俊逸如仙。

身著雪白的大祭司袍，鮮紅色的滄瀾圖騰繡在其上，宛如具有生命的在飛舞。蒼白的額上束著一個金環，金環的中心是一枚白玉石，烏黑的髮柔順的披散下來。這般俊朗魅人的眉目，不全似東方人的輪廓，混著異域的風情。

嘴唇微薄，唇色誘人，鼻高挺，眉目如畫，寬闊飽滿的額，雙手覆於胸前，那樣光潔而神聖的姿態，宛若受人膜拜了千年的雕像。

唯一的遺憾是看不到那雙闔起的眼睛。那會是怎樣的一雙眼呢？

墓室內極靜，沒有人發出聲音，甚至連呼吸都被控制在一個極輕的範圍，彷彿就怕驚醒這個正在「沉睡」的人。

「教……教授……」終於有人出了聲，結巴的喚著身旁的教授，「他……他是睡著了嗎？」邁肯教授雙目瞪大，緊緊的看著棺中的這具身體，像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怎麼回事？怎麼可能？怎麼可能有保持得這樣好的屍體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
他幾乎顫抖的俯下身，極虔誠的想去觸摸一下那軀體的溫度，碰觸一下那猶如冰玉的肌膚。

「不！」伴隨著一聲急切且淒厲的低吼，眾人還來不及反應，棺中那具美麗的身體忽然發生了巨變——

轉瞬之間，那美麗的軀體不見了！

眾人只覺眼前一陣煙霧拂過，再睜眼時，那棺中只剩一堆骨灰，一堆枯槁的灰！

什麼人，什麼雪白衣袍、金冠，統統不在了！

就如同以往每次找到的棺木那般，經過了千年的棺木，除了枯骨再難找到別的，而這具棺木，現下連枯骨也沒有，只剩下一堆疑似骨灰的粉塵。

而邁肯教授還保持著那個下跪的姿勢。他呆在那裡，像忽然被人抽去了魂魄。怎麼回事？他伸出的手還沒碰到，為什麼就一下全部消失了？全部沒有了？

「怎……怎麼回事？」屏息了良久，才有人找回神智，恐懼地問。

大家面面相覷，猶如身處夢中，一個個臉色慘白，難道方才看到的只是一場夢？或是，這個墓室，這裡，是受到詛咒的地方？他們觸犯了某種禁忌？在場的學者，信奉科學的學者們，都在這個時候感到深入骨髓的寒意。

「向海！」喬飛忽然一聲驚呼，急忙扶住好友倒下的身體。「快來幫忙，他昏過去了！」

喬飛守在牧向海床邊，把他從墓室裡拖出來，他就一直在昏迷中，沒有醒來。說真的，牧向海忽然倒下去，還真把他嚇了一跳。

低頭看好友的臉，只見他蹙著眉，在昏迷中似乎也不安穩。

「向海，醒醒！」試著用沾了水的毛巾輕拍他的臉頰，想拍醒他。

牧向海慢慢的睜開了眼，幽黑的雙眸帶著一股從夢中驚醒的迷濛，無神的看了看喬飛，接著迅速彈坐起來。

喬飛被他的舉動嚇了一跳，「怎麼了，向海？你清醒了？」

「喬飛！我見過他，真的見過他！」牧向海緊緊抓住好友的手，視線像燃燒著一團火焰。

「誰？你是說棺木裡的人……」喬飛回想起剛才那個可怕的情景，背上還有絲絲涼意。

牧向海環顧四周，發現自己在飯店的房間裡。

「現場怎麼樣？就你和我回來了？」

「向海，你冷靜點，你昏迷幾小時了，」喬飛有點被他急迫的樣子嚇到，「邁肯教授他們還在那邊，好像要取棺內的骨灰化驗，還有……」

「他死了？」牧向海瞪大眼，死死盯著喬飛。

「向海，你別嚇我……你怎麼了？那、那當然是死了，一千多年啊，你……」

「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什麼？」

「幻象，」喬飛舔了舔乾澀的唇，「邁肯教授後來說，很有可能剛才棺木所見的都是幻象，或是某種奇特的化學反應，或是古老的咒語，總之……」

「胡說！」牧向海打斷他，「我們都看清楚了，那明明是一個人！怎麼可能是幻象？」

「無法知道他保存的方法，但肯定是由於接觸了外面的不同物質，所以一下毀損了，只有這個解釋。總之，那個人，是死的。而且現在都變成一堆灰燼了。」

喬飛盯著他的眼，像是對好友肯定什麼。他不希望他再這樣混亂下去，現在的向海根本不對勁。

「不會的……」牧向海一直搖頭，無法接受他的話，喬飛驚訝的發現他眼眶裡竟有淚光。

「向海……」他訥訥的喚他。

「喬飛，看著我，你真的認為我瘋了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喬飛看著他的眼睛，又低下頭，怔怔的看著床單。誰能告訴他，現在和向海進行的對話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幻，老實說，他也分不清了。

「我告訴你，他就是一直以來我夢裡的那個男人。雖然我從沒看清過他的臉，但我確定。」

猶豫了一下，喬飛才說：「邁肯教授剛才在棺木內側發現了銘文，證實了墓主人的身份。」

「他是誰？」牧向海緊緊望著他。

「滄瀾最後的一位大祭司，風行大祭司。」

四周一下很靜，靜默的空氣裡，聽得到牧向海急促的呼吸聲。

「他在等我，在等我……」他有些顫抖的聲音，重複著這句低不可聞的話語。

「向海！是我不好，不該讓你來這邊的，現在弄得你瘋瘋癲癲……」喬飛慌亂起來，看著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那熾熱又有些渙散的眼，懷疑他是不是真的……瘋了？

牧向海頓時站起身，一聲不響的開始套上外套。

喬飛見他這樣，急忙起身攔他，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「放開我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麼我們沒什麼好說。」

「向海！不行，我現在馬上打電話給牧伯伯，讓他接你回去，你真的……」

可喬飛沒能攔住他，只能看著他甩門而去。

## 第二章

墓區的黃沙，風吹漫天。牧向海一人走在路上，只覺得眼眶和心都灼熱得厲害。他知道，沒有人會相信他，即便此刻他心中有一股那麼強烈的感應。

他需要一個答案，真的需要，否則他就要瘋了！

現在喬飛已經覺得他瘋了……牧向海想到好友驚慌的表情，臉上浮起一絲苦澀的笑。

如果他是瘋了，那麼從他十八歲開始作那個夢，開始尋找那個人的時候，是不是就已經瘋了？

時近黃昏，墓室的研究人員基本都已回去，只剩下看守的保全人員。

牧向海一路上出示自己的工作證件，加上有幾個工作人員認得他，所以他算是毫無阻礙的就進到墓室。

看他背著相機，一臉分外嚴肅的神情，別人都以為他是來拍照的。

墓室裡被運走了一些器具，還有一些顯得凌亂。但那具白玉棺仍在，可能因為重量的關係，要搬運出這具棺木，並不是那麼容易。

牧向海慢慢走近它，一直貼到它的邊上。

棺木內是空的，除了那些依舊散在那兒的灰土，如果風一吹，一切不都散了嗎？

這樣一具空洞的棺木，實在無法想像之前看到的情景，那躺在裡面的人，閉上眼睛，彷彿還可以見到他的模樣，雪白的衣袍和額間的金冠……

牧向海的心彷彿被無數隻小螞蟻啃咬著，密密麻麻的說不清是痛是亂，或是難受以及……

他看著自己有些發抖的手，腦海裡浮現一些莫名的念頭，在那部電影裡，男主角躺在床上，不斷唸著他想要去的年代和日期，結果他真的穿越了，回到了那個時代。

那他呢？該怎麼辦？仿效那些他自己都認為不會實現的法子？還是在這裡呆呆地看著這滿室凌亂？

他突然跪了下來，掌心合在了一起，默默的祈禱起來。

老天爺，如果真的可以聽到我的聲音，那麼請給我一些指引吧，祢知道我的心意，有人在叫我，有人在等我，我需要回到他身邊，是的，請幫幫我吧，祢已經指引我來到這兒，那麼還要去往的地方，也請帶我去吧……我知道，他已經等了我很久很久……

他緊閉雙目，一遍一遍的唸著這些話，可以聽到外面保全對話的聲響，可以聽到遠處的風沙，但那些都離他很遠，再睜眼的時候，他發現自己依舊在墓室內，什麼都沒有改變。

一會，保全還走進來問他什麼時候離開。

從心底生起的絕望讓牧向海窒息，他的頭腦也昏沉沉的，索性隨意往地上一躺，閉上眼。他唸了無數遍的話，卻絲毫不能幫到他。

黑暗的眼前忽然有一點光亮在閃動，那是什麼？

他恍恍惚惚的睜眼，發現那點光越來越亮，然後，他看清了，那是一顆寶石，就好像……好像那人戴在額間的那枚玉石？是它嗎？

牧向海伸出手，想去抓住它，然而它似乎在漸漸飄遠。

「等一等！」他發出呼喊，奮力朝那玉石的光亮處跑過去。

隧道彷彿越來越深，周圍也越來越黑，只剩那光亮，他不斷追逐著它。

耳邊有簌簌的聲響，他分不清是風聲還是別的？只是尋著那光亮，想要抓住它，如果那是屬於他的東西。

然後，他彷彿一腳踏空，急速的墜下。他發出一聲驚呼，瞬間失去了知覺……

「向海，你醒了？」

牧向海矇矓地睜開眼，在看清面前的人是熟悉的喬飛之後，那股深切的失望一直墜到心底深處，無法訴說。

他真是傻啊，還以為可以追著那玉石回到過去，他是不是真的哪裡不正常了？居然會相信這樣不切實際的瘋想。

「向海，你還清醒嗎？」喬飛仔細打量他，問得小心翼翼。好友昏倒在墓室被抬回來的時候，他被嚇到了，沒想到這傢伙會那麼瘋狂。難道多年以來纏繞他的那個夢與執念真的那麼深？

牧向海深吸一口氣，冷峻的臉龐露出一抹自嘲的微笑，「喬飛，你放心，我還沒瘋，而且也不做什麼瘋事了，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回去。」

「你要回去？」喬飛愕然。

牧向海點點頭，深黑的眼眸看著他，「這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，古墓，玉棺，還有大祭司，最後卻什麼都沒發生，我不想再留在這裡。不管過去這些年那個夢是什麼意思，但是到了今天，都該結束了。」

喬飛震驚的看著他。向海的表情像是做了決定，相識十幾年，他從未見過這樣的

向海，彷彿是傷心又像比傷心更深，有些深刻的東西被留下，只是他需要一份擺脫夢魘的決心。

「向海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，我已經給牧伯伯打了電話。」

牧向海點點頭，看著好友。

牧向海下了飛機，回到台北。他戴著墨鏡，手插在風衣口袋裡，酷酷的外型吸引了不少女孩的目光。

不過他沒有停留，緊抿的嘴唇帶著旅途的疲憊，他現在只想馬上回到家，回來的路上，在飛機上他並沒有再作那個夢。

事實上，他心裡有個聲音在告訴他，以後他都不會再作那個夢了。

牧向海只覺心空空的，玉棺裡那個男人的容貌還那麼清晰，可惜瞬間就化為灰燼。他和父親通了電話，告訴他一切無礙，也給喬飛打了電話，告訴他自己已經抵達台灣。

開了公寓的門，牧向海扔了行李走向酒櫃，正準備給自己倒上一杯，卻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，驚愕地看著一個方向。

在他面前，站著一個人，雪白的衣袍，披散的墨黑長髮，俊逸絕塵的面容，一切都像是夢。

牧向海甚至不敢眨眼，害怕自己精神錯亂到極限，無端也會出現幻象，他想自己是不是要去看精神科醫生了。

但是他面前的人影還是沒有消失，而且那人的神情還變化了，他墨玉一樣的黑亮雙眸看著他，淡色的嘴唇翹起，竟笑了起來，那笑容十分好看。

「海。」他喚他。

牧向海心底一震，像被重重敲了一記，是熟悉的聲音，輕靈優雅的，夢中人就是這樣叫他的。

牧向海屏息著朝他走近幾步，觸摸到那個人，白袍光滑柔軟，帶著人的體溫，然後他幾乎著魔似的，去碰觸那個人的臉龐。

溫熱的氣息，甚至他的吐息都似帶著幽蘭的香氣。

「你……」他的眼神驚疑不定，並不是感到害怕，卻想要放聲大叫。

「海，是我，別害怕。」本該在棺木中的大祭司，此刻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，並且做出了回應。

「我在作夢。」牧向海不敢置信地搖頭，他想狠狠掐自己，或者是打電話聯絡精神科醫生。難道他還處在夢境裡，而且出不來？

「你是誰？」劇烈的顫抖與呼吸，他忍不住嘶聲問。

白袍人看著他，深邃的眼眸裡露出一絲傷感，「海，你不認識我了嗎？」

隨他的靠近，牧向海卻倒退了一步。

白袍人停住，淡淡一笑，「你的衣服都不一樣了，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這外面的世界又有多大的變化，大長老說睡醒了就能看見你，他並沒有騙我。」

「你……」聲音梗在喉間，那溫潤的聲音說著他不能理解的話語，但是真實感又加

強了幾分，牧向海開始分辨出這是真實，不是夢境，思緒也慢慢地恢復運轉。

「你是誰？」他又問了一遍。

白袍人似乎也接受了他已不認識自己的現實，微微一笑，竟在椅子上坐了下來，修長的腿交疊，雪白的衣袍順著他優雅的動作鬆散下來，呈現一種高潔又讓人屏息的姿態。

「我是楚未喧。」他定定的望著他。

「你是滄瀾的祭司？」牧向海腦海裡過濾著這些年自己的研究，和已經掌握的資料。

楚未喧微微一笑，點點頭，「是，我是滄瀾的祭司。」

「風行大祭司？」牧向海回想著邁肯教授對棺木上咒文的解讀。

楚未喧迷人的眼睛一亮，淡淡一笑，「你不認得我，卻記得這個？」

牧向海呼吸一窒。他是活的，是風行大祭司？

那棺木中平空消失的人，竟到了他這裡，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他注視著大祭司額間那枚獨特的玉石，此刻散發著溫潤的光芒，並不會讓他太過心慌。

他澎湃的情緒竟莫名鎮定下來，甚至有了一些平日的自如，消化著這些常人不能相信的真實。

「我叫牧向海。」他對楚未喧說。

楚未喧點點頭，忽然問他，「現在是什麼年代？」

「西元二〇一二年。」牧向海回答。

楚未喧神色一怔，沉默半晌之後才道：「這個世界已經變了？」

「是的，不是你所熟悉的那個世界。」牧向海竟能理解他的意思。

楚未喧抬頭，淡淡一笑。「可是你還沒有變。」

牧向海心一跳。什麼？他幹麼這樣看著他？

楚未喧溫柔的眼神掠過他，微微一笑，「看來你真是什麼都不記得了，不過沒關係，我們又可以在一起。」

牧向海愕然，「請你把話說清楚。」

楚未喧站起身，朝他走過來，他每走近一步，牧向海便一陣屏息，心跳卜通卜通地幾乎強烈到要跳出胸膛。

楚未喧修長的手指在他臉上輕輕撫過，「我是為了你而來。」

如同夢囈的性感低語，讓牧向海幾乎心跳停止。

「等一下，你、你是說我們前世是一對戀人？！」

楚未喧悠悠一笑，「不是前世，而是一直，當年遭遇了重大變故，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，卻沒想還能醒來看見你。」

「什麼變故？」牧向海沙啞地問。

楚未喧搖搖頭，眼中似乎掠過傷感，「都過去了，現在我醒了，又能見到你，我們就再也不會分開。」

雖然這位古人大祭司很美麗、很性感，薄薄的嘴唇又說著這樣魅惑人心的話語，

牧向海卻不能即刻消化。

「等、等一下。」見他就要貼過來親吻自己，牧向海的心簡直跳到了喉嚨口。「我想你沒搞清楚，我、我還不認識你……」

楚未暄停住動作，眸裡有些淡淡的疑惑，不語地看他。

「你、你會法術是吧？」牧向海不確定地問，書籍記載的大祭司是有靈力的。

「是又如何？」楚未暄看著他問。

牧向海怕他對自己動手，「你不會一不順心就殺了我吧？我只是平凡的人，我是我媽生下來的，不可能是你說的那個人……」

他有些慌亂地解釋。就算這大祭司叫他海，他也不可能昰那個人吧，頂多是投胎轉世什麼的。牧向海覺得自己就像漫畫中的人物，現在應該頭頂有三條黑線了。

「沒關係，只要你還是你，我還是我。」楚未暄看著他，深黑的眼眸像蒙了一層淡淡的煙霧，有著動人心魄的美。

牧向海乾澀的喉嚨在嚥了口口水之後，才整理好思緒，「我是說，現在我們只是陌生人，我還不認識你，你準備就要這樣賴著我嗎？」

楚未暄微微一笑，「我不會再離開你。」

牧向海在心裡哀號。平時他最害怕聽到這種話，整個被套牢的感覺，雖然這大祭司是很迷人很性感，但是他還不會為了一棵樹放棄整個森林，而且也不想要被束縛……等等，他到底在想什麼？

先該想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才對吧？平白來了這麼一個奇怪的人，跟在他身邊，他的家人朋友都會感到奇怪吧。

有些屏息地注視著大祭司的臉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聽懂自己的意思，也擔心要是惹他不愉快，會不會就將自己拍飛？

牧向海觀察著，看著大祭司的反應。

楚未暄看了他許久，才笑了起來，信心十足道：「沒關係，慢慢會熟悉的，海不會忘了我的。」

牧向海差點摔倒，他傻傻地問：「你要留下來？」

「海在哪裡，我就在哪裡。」楚未暄那優雅低沉的回答，讓牧向海再次想跌倒。

牧向海看著坐在眼前，被髮型師擺弄頭髮的楚未暄，心裡還是有種不真實感。

這幾日他都跟楚未暄在一起，教他使用一些日常用品，楚未暄的適應能力讓他吃驚，不論什麼東西，他教了他一遍，他就差不多會了。

牧向海不由得想，大祭司如此聰明，又有靈力，在過去大概是至高的存在，居然會這麼親近自己。

一頭烏髮長及肩頭，髮型師的手指穿梭在其中，光滑如綢緞的觸感，讓他戀戀不捨，他再三問：「真的要剪掉嗎？」

如此俊美的客人，還留著這樣一頭讓人垂涎的髮絲，居然要剪掉，未免太可惜。楚未暄比了比雜誌上的髮型，淡淡一笑，「剪掉，我想要這個樣子。」

髮型師簡直要哀號了。靚男指著的是乾淨俐落的短髮造型，天哪，那要剪掉他多

少頭髮，這頭長髮是完全保不住了。

「客人，其實你這樣很好看……」髮型師忍不住輕撫那柔順的髮絲。

牧向海見他戀戀不捨輕撫楚未喧頭髮的樣子，心頭竟有幾分不快，冷聲道：

「Andy，他都說了，你還在磨蹭什麼？」

髮型師哀怨地看了牧向海一眼，咬牙喀嚓一刀下去，烏黑的髮絲落了地。

從美髮沙龍出來，牧向海忍不住偷看身邊的楚未喧。

長長的烏髮沒有了，變成清爽的短髮，並沒有染成別的顏色，保留了原本的髮色，但是時尚的造型，和那些散於額前的劉海，讓他看上去與原本的模樣差異很大。像是瞬間又小了好幾歲，有一股男孩與男人混合的純真，牧向海腦海裡竟浮現粉嫩 *Cute* 這幾個詞，他怎麼覺得自己瞬間像個怪叔叔？

「海覺得好看嗎？」楚未喧笑著看他，漆黑的眼眸直視著他的臉。

牧向海頓時一陣心跳，彆扭地別開眼。他怎能看個男人看到發呆，他牧向海可是穿梭情場、來去自如的高手，什麼時候這樣失態過？

就算這大祭司再好看，也不過是個俊美的男人而已。他可是見多識廣的現代人，不至於被個古代人迷惑成這樣。

經過冰淇淋店時，牧向海看到楚未喧疑惑的眼神，好像對這些東西很感興趣。

牧向海笑起來，問他，「這個可以吃，要不要吃？」

楚未喧眼睛一亮，像孩子那樣點了點頭。

牧向海心裡益發歡喜，「這是巧克力口味的，這個是榛果，還有香草、草莓、芒果……你喜歡哪種？」

楚未喧聽得有些發怔，牧向海看他神情，就知他對自己講的那些水果都沒有印象，便替他做了決定。

給他買了一支草莓口味的冰淇淋，上面還放著幾顆鮮豔欲滴的草莓。

楚未喧小心翼翼的嚐了一口，嚐到清甜的味道，舌尖又不由自主舔過那冰淇淋球，牧向海看得心頭一跳，慌忙別開眼。

「好吃嗎？」他低聲問。

楚未喧點了點頭，「味道有一點奇怪，好冰，我從來沒吃過這樣的東西。」

牧向海笑了起來，「你們那時候還沒有這樣的飲食吧，對了，你們那個時代都吃些什麼？」

楚未喧微微一笑，「我也是很不清楚，因為修煉的緣故，我只吃素婀。」

「素婀？」牧向海好奇的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他從來沒有聽說過。

楚未喧想了一想道：「類似於你跟我說的植物，是一種花草，紫色的花瓣，味道清淡微甜。」

牧向海被他嚇了一跳，「你只吃花就夠了？」這傢伙不會餓死或是營養不良？可看他樣子又不像在說假話。

楚未喧面頰微紅，輕聲道：「祭司必須嚴守戒律，飲食方面也不能輕忽。」

「那你都沒吃過別的東西？」牧向海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

楚未暄看他一眼，那眼神別有深意，像是想起什麼，但隨即淡淡一笑，「認識海之後，有破壞過規矩。」

牧向海楞了一下。這是什麼意思？「你是說現在，還是前世的我就讓你犯了戒律？」

楚未暄望著他，略冷的手指忽然撫過他臉頰，「都過去了，現在我又能和海在一起，這樣真好。」

牧向海被他這樣的話弄得心裡有些疙瘩，可能因為太過肉麻跟親近，他心中沒有和楚未暄一樣的感情，所以不能消化他這般深情脈脈的凝視自己。

「那個，我想有必要對你說明一下，雖然你覺得我就是那個海，是你的戀人……不過，對我來說，我們只是陌生人，所以你……」牧向海看著楚未暄，可被他的黑眸注視，話說了一半卻停住了。

楚未暄的臉上只是有些淡淡的疑惑，牧向海怕他露出傷心的表情，仔細看他，未發覺難受，便鬆了口氣繼續道：「我可以暫時收留你，但不代表我就是那個海，你聽懂了嗎？」

楚未暄看他片刻，默然不語，牧向海被他看得不舒服，正要出聲，楚未暄淡淡一笑，「好，我知道了，海要走便走，我不會勉強你。」

牧向海見他這麼好說話，心裡有些奇怪的感覺，朝他看了看，楚未暄發覺他的注視，清脆的聲音又響起來，「沒關係，我不會拖著海，就像從前一樣，海不會把我放在最重要的地方。」